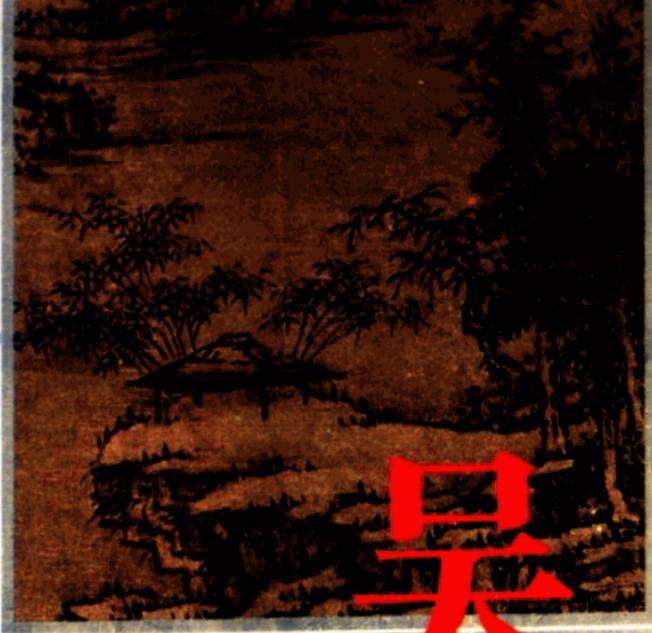


江西古代教育研究丛书



吴澄

教育思想研究

胡青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 何式仪

封面设计 / 刘超俊

环衬国画 / 胡克平

序

姚公燾

崇仁吴澄是有元一代之大儒。自蒙元入主中土，当时的北方承唐末五季及辽金分割战乱之敝，南北声教不通，文化颇形残落。元世祖时，赖赵复由南入北，刘因、许衡之辈从之受学，理学才在北方逐渐兴起。其间尤以许衡推为北方巨擘，而南方岿然与之旗鼓者，则为吴澄，当时目为“北许南吴”，并峙共立。其实许衡在北方，虽传朱熹之学，因当地基础薄弱，只堪尽普及之力，于沟通民族融合促成汉化方面功效殊伟，惟于理学的发挥精进则力有所不及，故后世于许衡有“粗迹”之叹，较之吴澄，实少逊焉。

吴澄师休宁程若庸，为余干饶鲁之再传弟子。而饶鲁则为朱熹之再传，故后世皆列吴澄为朱学一脉。吴澄著作号称宏富，《四库全书》收入九种，共一百八十一卷，其余未收入者尚有多种。吴氏一生博极群书，除极研性理之学外，举凡群经诸子天文律吕之学皆能贯通，如著《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以究天候；著《琴音十则》一卷，内附《指法谱》一卷，以探琴艺；又其文章词翰亦甚著名，后世称元代文章大家以吴澄居第一，以下为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欧阳（玄）、危（素）等，（见明叶盛《水东日记》），凡此皆足证其多才广识。而其于经学致力尤多，晚年撰《五经纂言》，其中《易纂言》“累脱稿而始就”，自谓“吾于《易》书用功至久，下语尤精”。《书纂言》则专主今文，全祖望至谓：“宋人多疑古文尚书者，其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礼记纂言》尤为吴氏晚年之力作，用功最勤，“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申之”。按朱熹曾与吕祖谦商订三《礼》篇次，“欲取戴《记》中有关

于仪礼者附之《经》，其不系于《仪礼》者，仍别为《记》。吕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为”。于是吴澄依其旨归，复参己意，将《礼记》重加编定，澄自谓：“篇章文句秩然有伦，先后始终颇为精审，将来学《礼》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采，非但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可见其自许之高。

又不独此也，吴澄早岁即以圣贤自期。《元史》本传载吴氏道统之说，取《易·乾》卦辞元、亨、利、贞为统系，分上古、中古、近古为三统，上古：羲皇——元、尧舜——亨、禹、汤——利、文武周公——贞；中古：仲尼——元、颜曾——亨、子思——利、孟子——贞；近古——周敦颐——元、程颐——亨、朱熹——利，至此，贞则尚未有所属，揆吴澄之意，盖将有以自期也。可见吴澄的人生目的，并不以通经、博学为满足，而是要究天人之际，力求成为一个上承圣贤、下开道统的新圣人。他一生虽然也任过几次官，可是时间都不长，平居以著书讲学为务，且享高龄，所以终其一生以讲学的时间为最长。今天我们当然不会把吴澄捧为圣贤，然而把他视为 13—14 世纪我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想必他是当之无愧的。

可惜的是，自明季以来，研究吴澄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人很少。15 世纪中叶，叶盛著《水东日记》即谓：“今余所见者，草庐《支言集》一百卷”。“它如草庐诸经著述，皆未尝见”。这位明代历官三十年的吏部左侍郎叶文庄公，家中藏书颇富，平日蒐讨颇勤，而不免慨叹：“今仅逾百年，而皆不可得见，惜哉！”可知吴澄死后百年，他所著的书流传即已不广。到了清初，始有黄宗羲《草庐学案》之辑。现在看到的，经全祖望修定的《宋元学案》，其中《草庐学案》即“多仍黄氏之旧”。惟限于体例，仅能标举屋略，明其统绪，于吴氏之学无由责其全备。自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研究者竟寂然无闻。沿及近世，才逐渐有了一些有关中国哲学史、教育史和书院史的著作问世，其间亦多有提及吴澄的。不

过,我愧浅陋,就我所接触到的,似乎还很少看到有对吴澄作全面、系统的论述,大多就其某一方面立论,故不易窥其全貌,究其得失,不免引为憾事。

1995年8月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江西古代教育家评传》,其中收进了胡青同志撰写的《吴澄》一文,此文从教育的角度较全面地论述了吴澄的学术思想和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大都能穷其底蕴,究其精义。如指出吴澄会通朱陆,在方法论上将“尊德性”与“道问学”一炉而冶,主张读书励学以防陆学陷入空疏之弊;而在本体论上,则仍持“书之所言,我之所固有”,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反之吾心”。心为本体,本体从陆,方法从朱,这是江西自宋末迄于元明以来,凡治朱学者的一大特色,虽深浅精粗有所不同,而其所操持则一也。吴澄在其中正是一位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又如揭示出吴澄曾对科举制度深致不满,因而把培养人才的希望寄托于学校与书院,甚至还提倡兴办义塾,借以普及道德与文化教育。凡此皆确然有得,非泛泛者可比,从而得到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好评。紧接着胡君在这篇论文基础上更进一步廓而充之,穷一年之力,又写出了《吴澄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洋洋20余万言,即将交付出版。我有幸看到原稿,深感无论从深度或广度而言,较之前文,都有许多新的开拓,尤以论及教育诸章节莫不首尾兼顾,巨细无遗,堪谓义罄于此,无有余蕴了。因此,可以说这是胡君的一部力作,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部有价值的专著。想不到吴澄身后历六百六十余年,始又获一知己,亦足以慰于泉下了。

这本书的要义颇多,好在即将与读者见面,无庸我再多作评介,相信读者自有定论。我在这里还想稍稍提及一点。胡君于七十年代末就读于江西师范学院(今已改名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从我受学,当时就是一位为学深思,力求上进的青年。毕业后留校任职,在教育系任教教育史,从此专心致力于中国教育史的

研究，朝披夕览，寒暑不辍，加之家学渊源，自其曾祖起，人才辈出，可谓教育世家，故其根柢不凡，十年磨剑，终底于成，不能不令我为之欣喜不置。

最后还想说一说的，清代昭槎著有《嘯亭杂录》一书，其中提到：“余尝欲购薛文清遗书及胡居仁《居业录》于书肆，书贾曰：‘近二十年来，坊中之不藏此书矣，恐无人市易，徒耗资本。’盖伤哉此言也！”昭槎为乾、嘉间人，其时书店已多年不卖明代理学家的书，可见像研究吴澄这样的书，在当时要想从书店买到，想来也是很难的。清代自黄宗羲以后，竟至无人研究吴澄，买不到他的书，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因此，想到胡君的书，今天能蒙出版社慨然允为出版，这的确是一件难得的事，借此机会，谨代胡君向出版社表示感谢！

我想本书的出版，对于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能有所裨益。盖读者能从吴澄的学术思想与教育实践中，吸取精华，弃其糟粕；于为学，则力求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且发扬光大之；于为人，则力求成为当代社会主义的端人正士，则此殆即作者胡君发奋著书本心本意之所在，殆亦出版社出版宗旨之所在，故乐而为之序。

1996年5月31日于南昌青山湖畔北面斋，
时年七十又二。

引 言

吴澄是元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宋元学案·静修学案》说：“有元之学者，鲁斋、静修、草庐三人耳。”鲁斋是许衡，静修是刘因，草庐便是吴澄。

许衡、刘因、吴澄是元代三位学术代表，其中的刘因由于“享年不永，所及不远”，^①因而一般的史家都称元代是“北许南吴”，有两大学者与学派。元代著名学者揭傒斯说：“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也。”^②

许衡是北方人，其故里是金河内（今河南沁阳），由金入元，于元初传朱熹学说于北方。然而南宋时期，宋金、宋元对峙，理学兴盛是在大江以南，分裂之际的北方甚至不知程朱学说为何物，所以后人称许衡的学说尚属“粗迹”。吴澄却是南方人，长期生活与活动在有着肥沃理学土壤的江西，“正学真传，深造自得”，学说直承南宋理学学统，博大精深。揭傒斯说：

“许公居王畿之内，一时用事者皆金遣老，得早以圣贤之学祐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故其用也宏。吴公僻在江南，居畎亩之中。……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故其及也深。”^③

许衡的功劳主要是促使了元廷以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

① 《宋元学案·静修学案》

②③ 《吴文正神道碑》载《吴文正集·附录》

是政治的影响，而吴澄却是学术造诣本身的深厚，是学术性的影响。《四库全书》的编者说：“二人为南北学者之宗，然衡之学，主于笃实以化人；澄之学，主于著作以立教，……据文章论之，澄其尤彬彬乎！”①

吴澄生活在宋元之际。二十七岁以前是南宋。南宋时期，经济迅速发展，然而统治阶级，从皇室到文武官僚，大都过着奢靡腐朽的生活，农民反抗，矛盾激化，同时，南北对峙，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公元1211年到1216年间，蒙古军队开始向金朝进攻。1234年，金亡。从1234年到1279年间，蒙古不断向南宋进攻，南宋军民英勇抵抗，双方展开了多年的战争，1271年元朝建立，1279年宋亡。吴澄正好成长在这艰难多事的年代。

在这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荡之中，许多思想家仍然在思考，在探索，怎样才能安定社会，怎样才能完美人生，怎样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吴澄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从学术发展的轨迹看，南宋中期出现了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一大批学者，他们建立学派，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一时间书院林立，会讲不断，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百家争鸣。南宋后期，朱陆两大学派的弟子们为了张大师说，加强门户而仍在不懈地努力。他们或者互相论辩，或者埋头整理，或者去短集长、试图调和，而和会朱陆的学术思想，从南宋一开端倪，便迅速发展，到了元代，附庸蔚成大国，成为学术的主要潮流。这股潮流，发端于鄱阳（今属江西）的汤巾，汤汉并骤步蔓延到全国。到了元代，吴澄更是集其大成，成为这股学术潮流的领袖。

古代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宋明时期更加如此。宋代出现了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李觏、黄庭坚、陆九渊、刘恕、刘颀、文天祥等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其中又以理学的昌盛最为

① 《吴文正集·提要》

著名，他们奠定了江西文化走在全国前列的基础。明代江西除了涌现出一大批著名高官显宦如杨士奇、解缙、胡广、夏言之外，还出现了吴与弼、胡居仁、娄谅、罗钦顺、邹守益、罗洪先、何心隐、罗汝芳等一大批理学名家，江右王学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那么元代呢？元代是承宋启明的中间环节，我认为，从理学的发展看，江西元代的理学依然在全国保持着重大影响。元代的理学潮流是和会朱陆，这股潮流发端于江西，集大成于江西，主要代表人物在江西，主要学派在江西，元代江西的理学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吴澄在元代的影响，几乎可以与朱陆在宋代的学术影响相比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澄又是奠定古代江西学术文化地位的不可缺少的人物。

南宋朱熹与陆九渊对江西都有很大影响，然而“陆氏之称朱氏曰‘江东之学’，朱氏之称陆氏曰‘江西之学’。”^①可见陆九渊对江西的影响更大。到了元代，官方崇尚朱子学，江西则有一批人如陈苑、祝蕃、李存、刘壎仍主陆学，而作为朱子四传的吴澄也逐步由朱学而兼主陆学了，并融合宋代周敦颐、邵雍的学说，自成一家之言。

明代王守仁虽然是浙江余姚人，但他的重要活动却多在江西。王守仁主张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其弟子江右王门学者直承学统，张大师说，所谓“姚江之说，惟江右为得其传”，^②王学在江西得到了真正的继承与发挥，而这种继承与发挥，恐怕还要得益于江西固有的陆九渊学说的根基乃至佛教禅宗的发达。陆王之学尚简易，直指本心，先立乎其大，“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士风沿袭，直至清末。公元1892年，著名经学家

① 郑玉：《师山集·送葛子思之武昌序》

② 《明儒学案·江右王学学案一》

皮锡瑞来江西讲学，便对“江右故宗宋学，偏重性理，或流于禅释”^①很为不满。可见，江西理学的昌盛，根深蒂固，其它学派，难以深入。

从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发展看，明代王守仁的学说并非全盘抄搬陆九渊，陆、王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吴澄。王守仁并非单纯的陆学，实际上是兼融朱学的，他的一些思想我们可以从吴澄、虞集的理论中找到发展的轨迹。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说“以往的治史者多谓王学是接步陆学，但是，王学讲理欲之辨和理气的对待之类，并非陆学的东西，而是朱学的东西，王学这种接受陆学的部分观点又抛开陆学的某些观点，并参以朱学的这一思想特点，其实早在吴澄的理学思想中已经有了萌芽。所以，吴澄的理学可以说是从宋代程朱理学到明代王学的过渡。从这里便显示出理学史的前后承接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轨迹”。^②这个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与哲学界一样，教育史界近年来也逐步重视起对吴澄教育思想的研究。一些重要的教育史著作开始用专章或专节评述吴澄的教育思想。如熊明安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年）、杨荣春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1985年）、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1987年）、高时良先生的《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1991年）、李才栋先生的《江西古代书院研究》（1993年）、李国钧、王炳照、李才栋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1994年）等等。这些著作以及一些单篇的论文，发掘整理了吴澄的教育思想，拓展了对我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研究，并加深了我们对吴澄的了解。

吴澄是江西人，是有着六十年丰富教育实践经验的哲学家，

① 皮崇伟：《皮锡瑞生平事略》载《岳麓书院通讯》1985年第2期，总第9期。

② 见该书上册第74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教育家,是承宋启明的重要学术环节,是元代首屈一指的学者。江西教育出版社着我撰写这本关于吴澄教育思想的专著,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本书着重探讨吴澄的教育思想。吴澄的教育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论述宏观的教育现象,如教育对社会的作用;论学校、科举、书院与社会的联系;论学官、师儒的社会地位及其变迁等等。一类是论述教育内部的各个方面,如论述教育与人的发展,论知识的学习与道德教育等等。吴澄的教育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哲学的思辨性很强,他既是教育家,又是哲学家,因此本书还探讨了吴澄哲学思想及其对教育思想的影响,而事实上,在宋元理学那里,这两者本身也是不可分的。本书还分析了吴澄的学统渊源及他对宋儒尤其是对朱熹、陆九渊独特的批判与继承;勾勒了吴澄学派的大体轮廓,介绍了学派主要人物、学术主张以及吴澄学派的历史地位。笔者试图通过这本小书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吴澄,了解元代的教育,了解元代的江西。

笔者学识浅陋,可供借鉴的系统研究吴澄的专著由于所见有限,也未曾发现,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当之处,定然不少,敬请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胡 青

1995年8月于南昌。

目 录

序	姚公骥
引 言	
第一章 吴澄的生平与教育	1
一、 生平述略	1
二、 学统与师承	8
三、 教学实践与特色	16
第二章 吴澄的哲学思想	23
一、 宇宙论	23
二、 太极说	27
三、 阴阳变易说	31
四、 体用说	35
第三章 论教育的社会作用	38
一、 教育与民众风俗	38
二、 教育与地方官吏	42
三、 教育与朝廷君主	46
四、 教育与宗族乡里	49
五、 教育社会作用论的意义	52
第四章 论教育与人的培养和发展	55
一、 论人才的培养	55
二、 心性论与教育对人的发展	56
三、 教育与人生价值	63
四、 吴澄的处世观与精神追求	66
第五章 论科举、学校与时学士风	74

一、	元代的科举与学校	74
二、	论科举与时学士风	77
三、	论古代学制	81
四、	学校教育改革的设想	86
第六章	论书院教育	90
一、	书院发展简述	90
二、	论书院的起源与兴盛	93
三、	论书院教育的弊端	96
四、	论乡里书院	98
五、	论讲习式书院	102
第七章	论宋儒与朱陆合流	106
一、	道统论	106
二、	论周敦颐与邵雍	111
三、	论朱陆和会	114
第八章	论知识的教育与学习	126
一、	教学内容与经学探新	126
二、	渐进为宗旨 自得为效验	133
三、	谨慎笃实 勤勉用功	137
四、	静安静虚 精神专一	139
五、	博通文献 遍览山川	142
六、	约之于简 约之于心	148
七、	审问、慎思与明辨	152
八、	量力而行 因材施教	156
九、	实地研究 知行兼谈	158
十、	为文作诗之道	160
第九章	论道德教育与修养	165
一、	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线索	165

二、	志存高尚	主敬为本	168
三、	反求吾心	体认良知	172
四、	自诚不欺	精研慎独	177
五、	夕省晨省	日改日新	181
六、	约情归性	动得其中	183
七、	宁静淡泊	心远乐闲	188
八、	无巧无拙	勤勉躬践	191
九、	环境熏陶	人格感化	194
十、	吴澄德育思想的特征及其评价		203
第十章	论童蒙、女子及医学教育		207
一、	论童蒙教育		207
二、	论女子教育		211
三、	论医学教育		214
第十一章	论教职与儒士		218
一、	元代的“儒士充吏”政策		218
二、	论“儒士充吏”对社会及教育的影响		221
三、	论教职的社会地位及其维护		225
四、	论教官的职责与师儒的修养		230
第十二章	草庐学派述略		237
一、	虞集及其教育主张		237
二、	贡师泰及其教育主张		249
三、	危素及其教育主张		255
四、	草庐弟子考述		261
五、	草庐学派的特色		272
附:	吴澄著作索引		275
后记			280

第一章 吴澄的生平与教育

一、生平述略

南宋末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蒙古军队在北方虎视眈眈，意欲吞并南宋。南宋内部却积弱无能，腐败混乱。吴澄便是出生在这个国家危难、改朝换代的年月。

宋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正月，吴澄降生于江南西路抚州崇仁县华盖山与临川山之间咸口里的一个书香人家。^①吴澄的曾祖吴太德，淡然无世俗嗜好，中年即不理家政，优游于林泉之中。祖父吴铎，曾考中进士，后任官中奉大夫、淮东道宣慰使、护军，去世后追封为临川郡公。他尤其擅长诗赋，精通天文星历之学，待人宽厚，不屑细务。吴澄的父亲吴枢、温粹纯实，为人谦退，不喜与人相争，颇通医道。家乡曾有疾病流行，医生们害怕传染而不敢往视，吴枢便煮药救济乡民，救活了数十户人家。对贫穷者，他每每竭力周济，终生如常。吴枢后官至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死后也追封为临川郡公。

吴澄为吴枢的长子，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时，祖父每诵古诗，吴澄特别喜好，常常跟在后面学习，耳闻目濡，渐渐能琅琅成诵数百篇。五岁，吴澄外出读书，他颖敏殊绝，几千字的文章，读上几遍便可熟记。吴澄自小日夜勤学，常通宵达旦。

^① 其故里今属江西乐安县管辖

母亲怕他因读书太累而病倒，只给吴澄一点点仅能点到夜分时的灯油，吴澄便偷偷从街上买来膏油，待母亲睡着后，继续挑灯夜读。他还常将灯芯捻小，生怕母亲察觉。到了七岁，吴澄便能默诵《五经》了。

十岁那年，吴澄得到朱熹的《〈大学〉章句》等书，他刻苦学习，朱熹的学说对他影响很大，吴澄后来回忆道：

“吾幼时习诗赋，未尽见朱子之书。……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诵《大学》三十过者，千余日，然后读《中庸》诸经，则如破竹之势，略无凝滞矣。”^①

朱熹对于《大学》、《中庸》的解释，使他耳目一新。

十三岁，吴澄已经是一位老成卓立的少年了，他更加努力地广览群书，强识博记。吴澄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中生活却并不富裕。吴氏原为大族，但从宋绍定（公元1228—1233年）年开始因遭寇乱流离而逐渐衰败。当时市面上有一种麻纱本的新刻《古文集成》，吴澄见后爱不释手，却因家贫而无力购置，只好向卖书人借读。一个月后，吴澄归还了这套书。卖书人惊讶地问：“你能读完这些书？”吴澄说：“请随便抽问我好了。”卖书人果然如此，每问一篇，吴澄应答如流，卖书人十分惊喜，便把这些书送给了吴澄。

十四岁，吴澄赴抚州州学学习，他又以博学多闻，勤勉刻苦和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而使州学的师长们另眼相待。

十五岁时，吴澄已成长为一个富于独立思考精神、不与时尚苟同的青年了。宋代末年，科举成为读书做官的捷径，时人趋之若鹜，而吴澄却感到过份追求科举，是不足以成大器的，他追求

^① 危素：《吴文正年谱》载《吴文正集》（四库全书本），本书凡只注篇名者，皆出自该文集。

的是所谓“圣贤”之学。当他读到朱熹的训子帖，看到朱熹训子特别强调“勤”、“谨”二字的时候，备受启发，认为这才是“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大务”，是做“圣贤”的必由之路，于是撰《勤》、《谨》二箴，又作《敬》、《和》二铭以自勉。

十六岁，吴澄来到抚州，开始在临汝书院学习。临汝书院是当时江南的一所著名书院，宋代晚期的著名学者饶鲁、程绍开、程若庸均曾在此讲学，有着浓郁肥沃的学术土壤和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学风，在临汝书院的学习，使得吴澄更加成熟，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十七岁时，吴澄开始撰写学术著作。

从宋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到咸淳六年，也就是十七至二十二岁期间，他作有《杂识》五章、《颜冉铭》、《理一箴》、《道统图并序》、《皇极经世续书》、《自新铭》、《自修铭》、《消人欲长天理铭》、《克己悔过铭》，并题《四书》一章、《纪梦》一章、《杂识》一章、《矫轻》铭、《警惰铭》并且校正了《孝经》。

咸淳六年八月，吴澄二十二岁，参加抚州乡举并中选。第二年，吴澄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未中下第。吴澄对于参加科举本来并不积极，科场的失利，并没有使吴澄消沉下去，他再次来到临汝书院学习，回到乡里后，继续研究并整理编纂旧作，努力著述。

咸淳时期的南宋，内外交困。元朝重兵继续围困襄樊，南宋国力匮乏，腐败官僚无心恋战，难以自强。国家局势，岌岌可危，大厦将倾，亡国的征兆已然出现。山河破碎的家国之痛，使吴澄备感惆怅，然而自己却空有报国之志。带着满腔的悲愤，吴澄在山中建草庐数间，开始了自己一生为之奉献的教学生涯。他在草庐慨然题曰：“抢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满腔热忱。吴澄的好友，学者程钜夫深知其退而讲学之意，为题“草庐”二字，从此，人们便称吴澄为“草庐先生”了。

宋德祐元年，即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江西抚州为元兵占领，传檄乐安，乐安县丞蜀人黄西卿不肯降附而逃亡深山。他请吴澄做自己儿子的教师，吴澄从命。吴澄非常钦佩黄县丞的不仕元廷的崇高气节，后来吴澄曾作诗回忆与黄西卿的这段交往，称颂黄的民族大义：

“丞君丞君天一所，十日不共床头语，
粤从天纪涣散来，大半英雄化儿女。
举世张顺啖粪块，君独吐之不肯茹，
举世眯目蒙尘埃，君独去之不肯处。
大鹏垂翅何人怜，神龙失水疲懒悔，
当道林林立虎豹，深山处处多蛇鼠。
不堪啸聚没复出，近来眠食问几阻，
奔逃无间天阴晴，腹背浴汗头沐雨。
心如清水到底洁，身寄白云深庐住，
伯夷叔齐上追踪，浮邱王乔两为侣。”^①

……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危亡流离转徙的艰难岁月里，吴澄崇尚的是伯夷叔齐的气节，是“举世张顺啖粪块，君独吐之不肯茹”的傲骨。

至元十三年，在江西赣州知州任上的文天祥率领义军于庐陵（今江西吉安）、赣州（今江西）一带起兵抗元，赣中赣南诸州群众多有响应。文天祥等抗元志士洒血捐躯的爱国丹心，使吴澄感慨万分，后来吴澄曾有诗云：

“主亡国灭此何时，赠别从容尚有诗。
心画心声俱钦羨，心如铁石只心知。”^②

① 《忆黄县丞申时避乱离华盖山》

② 《文信公崖山赠欧阳伯云诗》